

主编

张增立

洪忠杰

# 长短经新篇

——  
小资治通鉴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● 责任编辑 / 臧燕燕

● 封面设计 / 小 戈

# 长短经新篇



ISBN 7-80105-870-4



9 787801 058706 >

ISBN 7-80105-870-4

K · 112 定价: 780.00 元 (全十册)

# 长短经新篇

第二册

主编 张增立 洪忠杰

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第一篇 德养经

〔德养名篇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康济谱（节录） ..... | 〔清〕潘游龙（481） |
| 器量 .....      | （481）       |
| 清操 .....      | （532）       |
| 勤慎 .....      | （609）       |
| 风节 .....      | （626）       |
| 德感 .....      | （709）       |
| 在官法戒录 .....   | 〔清〕陈宏谋（767） |
| 卷之一 总论 .....  | （767）       |
| 卷之二 法录上 ..... | （818）       |
| 卷之三 法录下 ..... | （907）       |
| 卷之四 戒录 .....  | （1000）      |

## 康济谱（节录）

〔清〕潘游龙

### 器 量

#### 【原文】

日月昭清，天地既宽。挹彼注兹，大受则完。穆穆自冲，万物庶安。我观古今，其人实难。次器量第三。

潘鳞长氏曰：人惟胸次猥琐，眼腔龌龊，祇觉世界跼蹐，日为喜怒所役，以致生民休戚，若无所关。其究在学力之未充，故器量多褊浅耳。然中又有天性爽閤，如韩稚圭之不见怒于火须侍卒，仍作书如故，似又非学力可能也者。总之，士君子有藏垢纳污之怀，乃能清弗浊，澄弗清，融物我于一掬，如天之无不覆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，斯物赖其生成，而功化德业，亘古俱无疆矣。

宋就令梁边县，与楚邻界。梁楚之边亭皆种瓜，梁人数灌其瓜，瓜美；楚人稀灌其瓜，瓜恶。楚令因以梁瓜之美，怒其亭瓜之恶也。楚人于是夜搔梁亭之瓜，多焦死者。梁人觉之，亦欲报搔楚亭之瓜，乃诉于就。就曰：“恶用是构怨之道也。人恶亦恶，何褊之甚？若我教子，每夜为楚亭往灌其瓜，勿令知之。”梁人

果如就言。及楚亭视瓜，则皆灌矣。瓜日美，楚亭怪而察之，始知为梁亭人。楚闻之，大悦，以告楚王。王愧告吏曰：“此梁之阴让也。”乃谢以重币，请交梁王。故梁楚之欢繇就始也。

潘鳞长氏曰：君子之为政也，上则以德化之，使虎狼革其毒性，鸱鸢怀以好音；次则以量容之，使梲机隐于山林，虺蛇藏于藪泽，才是天地生成之德量。若必欲搏击而诛锄之，是以暴益暴，以顽济顽，世何乐此褊急之人也？观就不以一瓜之微，而阴行灌让，致使梁楚交欢，泯德怨于无言，此亦可谓明炳于机先者矣！

丙吉为相。有吏嗜酒，尝从吉出，醉呕吉车中，西曹欲斥之，吉曰：“以醉饱之失去士人，将复何所容？西曹第忍之，此不过污车褊耳。”后因边塞事，卒得醉吏之力。

潘鳞长氏曰：语云：“恩不在大小，期于当厄；怨不在浅深，患在伤心。”故楚庄不罪绝缨之臣，秦穆不罪食马之盗；赵盾食翳桑之饿莩，顾荣啖执炙之役。夫或得其助以成功，或赖其力以免难。至于华元杀羊，独斫羊斟，而卒致丧师；郑灵解骹，独斫子公，而因以遇杀。以细事而受酷祸，往往若此，则吾人之施恩远怨，何必论大小计轻重，亦在人情缓急之间审之耳。余感丙吉不罪污褊之吏，而卒能得其力于边塞，乃畅言之，以为褊衷忽微之戒。又本朝夏元吉，天性宽平。尝有从吏，污所服金织赐衣，惧欲逃。元吉曰：“污可浣，何惧为？”又一日，冬出使至馆，命馆人烘袜，误烧其一，馆人惧，不敢告。索袜正急，左右请罪。元吉笑曰：“何不早白？”并弃之而行。又在户部时，吏污精微文书，肉袒以候。元吉曰：“汝何预焉！”明日入便殿请罪：“臣不谨笔墨，致污精微文书。”夫丙、夏二公，岂不能伸威于污褊不谨之吏卒者？彼谓所关止一身，非有害于天下国家也。虽然，要非国尔忘家、公尔忘私之念切，亦不能矣。二公器量如此，其功

业安得不昌且大哉！

金孝章氏曰：“观丙吉之语西曹，使人躁狭之心都尽。人惟能弃细过，往往得人之助力。盖感激思报，虽懦夫亦知奋勉耳。若居上者不能宽恕，即下亦何所赖乎？”

卓茂令密，初辟丞相府史事，孙光称茂为长者。尝出行，有认马者，茂心知其非，嘿解与之，而自挽车去。将行，顾而谓曰：“若非公马，幸至丞相府归我。”他日别得亡马，乃归茂马，谢罪。茂曰：“幸见归，何庸谢？”

潘麟长氏曰：余观茂之让马也，始无吝心，既而归马也，亦无非意。任马之去来，而不较以是非，听人之取舍，而不形为喜怒，真一虚舟飘瓦也。持此法以涉世，何畏人之翻云覆雨、朝四暮三耶？又《梁史》：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履，即与之。此人后得所失履，送还，不肯复取。沈士麟亦为人认所着履，士麟笑曰：“是卿履耶？”即与之。后仍送还，曰：“非卿履耶？”笑而受之。东坡曰：“此虽小事，然处世当如士麟，不当如凝之也。”书此以见卓子之风不孤。

刘宽守南阳时，微行，有失牛者，乃就宽车认之，宽即令解去。少顷得牛，送还，叩头谢罪。宽曰：“物有相类，事容脱误，幸劳见返，何罪为？”州里服其量。官至太尉，一日上前被酒，上问：“醉耶？”曰：“臣不敢醉。但任大责重，忧心如醉耳。”上嘉之。

潘麟长氏曰：卓、刘二子，不罪冒认牛马之人，即颜子之存心不过是也。然未可以为法也，非其义，一介不以取与，古之人已严之者，岂有听其冒认而不较乎？是又不然，盖二子职在化民，于此而不较，民自相率而无争矣。至宽对上“忧心如醉”一语，夫岂漫不事事之人哉？人亦当知所重矣。

金孝章氏曰：宽之曰“不敢醉”，非小心敬事者不能。至以

“任大责重而忧心如之”，意念深矣。凡事君者，必具此心事，方可以为大臣，不然则用忧为谑耳。或乃衔杯不问时务，岂天真涵以酒耶？

何武刺扬州。时九江守戴圣治《礼经》，号“小戴”，行治多不法。前刺史以其大儒，优容之。及武为刺史，行部录囚徒，有所举以属郡，圣曰：“后进生何知，乃欲乱人治？”皆无所决。武使从事廉得其罪，圣惧自免。后为博士，毁武于朝。武闻之，终不扬其恶。而圣子宾客为盗逮系，圣度子必死，武平心决之，卒得不外。圣惭服。自是武每奏事京师，圣必造门谢恩。

潘麟长氏曰：何武不怀旧怨，戴圣惭服谢恩，皆非近世浇滑所能。至于闻圣毁而终不扬其恶，如此器量，真可与语毁誉一致、恩怨两忘之学。

黄霸丞河南，为人明察内敏，又习文法，温良有让，善能御众。有长吏许丞老，督邮白欲逐之，霸曰：“许丞廉吏，虽老，尚能拜起迎送，且善助之，毋失贤者意。”或问其故，霸曰：“数易长吏，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夤缘绝簿书盗财物，公私费耗皆出于民，所易新吏又未必贤，徒相益为乱。凡治道，去其太甚者耳。”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，治为天下第一，徵守京兆尹。

潘麟长氏曰：史称霸务在成就全安，观其处许丞一段，委曲之诚，不惟为朝廷得廉吏之用，亦且为地方惜不贲之费矣。至云“所易新吏未必贤”一语，既足动贤者以尽职，即奸吏老胥亦不得而夤缘其间耳。

薛宣守左冯翊，赏罚明，而用法平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，多仁恕。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，未及召，而立妻受囚家钱，立实不知，惭恐自杀。宣闻之，移书池阳令曰：“立家私受赇而不知，致杀身以自明。立诚廉士也，其以府决曹掾，书立之柩，以显其魂。府掾史素与立相知者，皆予送葬。”及日至休吏职，曹掾张



扶独不肯休，坐曹治事。宣出教曰：“盖礼贵和，人道尚通。日至，吏以令休。曹虽有功职事，家亦望私恩意。掾宜（体）〔从〕众，归对妻子，设酒肴，请邻里，一笑相乐，斯亦可矣！”扶惭谢。官属善之。

潘麟长氏曰：按：宣性密静有思，思省吏职，求其便安。下至财用笔研，皆为设方略，利用而省费。故郡称清静，而吏民多感之。王立之以死自明，盖不忍负所知耳，而妻实致之，可怜哉，甚矣！家人之贵同心也，而宣能慰其魂，虽外无憾矣。

陈寔为太丘长，值党事起，余多逃窜。寔曰：“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”遇赦得出。灵帝时中常侍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让甚耻之，寔乃独吊焉。一吊未遂，属节与孔子见南子、阳货意同及后复诛党人，让感寔，故多所全宥。

潘麟长氏曰：陈仲弓送张让之丧，善类因而保全者甚众，论者率以为污。于戏！古之人杀其身有益于世则为之，况污其身以益于世乎？若仲弓者，可谓权以济变者矣。又曰：我果为长江大海，何患横流之不能容我；果为大冶红炉，何患顽铁之不可铸哉！观陈仲弓独吊张让之丧，卒致脱党人之祸，所谓使“拼彼飞（鸮）〔鸮〕，怀我好音”者。虽然，节不易达，权不易行，坚白未至而轻磨涅，恐磷缁之不能免也。

王承守东海，政尚清静，不为细察。小吏有盗池鱼者，获之，承曰：“文王之囿，与众共之，池鱼复何足惜耶？”又有犯夜者为吏所执，承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从师受书还，不觉日暮。”承曰：“鞭撻宁戚以立威名，恐非治化之本。”使吏护送还家。

潘麟长氏曰：不以鞭撻立威为治化之本，则必能知本之所存者矣；不为细察则弘纲巨目，必有举而包之者矣。然则其政尚清静者，岂一切颓堕云乎者哉？

房景伯守清河，郡民刘简虎曾无礼于景伯，闻景伯临郡，合家逃之。景伯督切属县追访，而署其子为西曹掾。值山贼为梗，景伯命谕之。贼以景伯不念旧恶，一时俱下，时论称之。

潘鳞长氏曰：景伯不罪简虎，且署其子为曹掾，是何其勇于为义也！卒令贼闻义俱下，人亦何必置怨恶于胸次也？可见以力服人，不若以情感人之为最真；以法驱人，不若以义动人之为更切矣。藉令景伯萌一旧恶之念，而必欲报复之，夫安知简虎不为贼之戎首乎？

裴度在中书，左右忽白失印，闻者失色。度饮酒自如。顷之，复白得印故处，度亦不应。或问其故，度曰：“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。急则投之水火，缓则复还故处。”人服其识量。

潘鳞长氏曰：褊衷固不可以为政，即过宽亦非其正也。须知宽之极，正繇其明之极耳。量有生于识者，此类是也。具度之识量者，审之。又李琮为湖南观察使，渔人献巨鲤，琮令家人烹之，腹中得一印，其文曰：“衡山县印。”琮因取衡山近日文书，视其印篆，分明似新铸者，乃召衡令携印，阅之，果新铸也。琮屏人诘之，令伏罪曰：“旧印为人窃去，某与吏惧刑戮，乃潜为之，令唯俟死命也。”琮为秘其事，碎其新印，令贲旧印归。自是县罕知者。合二事观之，裴之识量固高，李之德量亦难及。使在今日值裴之事，则仓皇无措；值李之事，则无有不表暴以示己之精明耳。夫精明而又处之以浑厚，李之德量，信难及矣。

金孝章氏曰：藏精明于浑厚，则精明之用乃益深妙；若遽尔扬之，亦立尽无余味耳。天下事非精明无以悉，非浑厚无以全，欲成大业者，可不鉴往哲而深思其故乎？

钱徽典贡举，四川节度使段文昌以书属所善士于徽。及榜出，不与，文昌衔之，潜不公，徽坐贬。或谓徽当奏发私书，徽曰：“事苟无愧，得丧一致，奈何奏人私书耶？”

潘麟长氏曰：观钱徽之不发私书，非平心观理者不能。可见今世专发人私书者，直是恩怨太明、宦情大热矣。特揭钱徽一端，以为世法。

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安思顺牙门将，不相能，虽同席饮，未尝交言。后子仪代为将，光弼欲亡去，恐见诛，乃入跽请曰：“死所甘心，但乞贷妻子。”子仪趋堂下，握其手曰：“今国乱主辱，非公不能定，仆岂敢怀私忿哉？”因涕泣勉以忠义，遂定交，荐为节度副使，分兵擒贼。于是光弼权名日盛，同居将相，无纤毫猜忌。既而子仪为鱼朝恩所毁，罢其军，而以光弼代，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，子仪故言曰：“我钱中使耳，未行也。”因跃马去。而光弼将五百骑驰赴其军，子仪处散地无怨色。

潘麟长氏曰：天下惟善居功名之人，惟子仪精忠贯日可与语此李临淮不无可议。其一生精神只从国家起见，绝不着一恩怨于胸中，所以能建大功，享令誉，使上下不疑。如汾阳者，真可为怀私矜伐者戒矣。

李泌初平章事，与李晟等俱入见，上谓泌曰：“朕与卿约：卿慎勿报仇，有恩者，朕为卿报之。”对曰：“臣素不与人为仇。李辅国、（光）（元）载皆害臣者，今自毙矣。素善者，率以显达，或多零落，无可报也。臣亦与陛下约：愿陛下勿害功臣。李晟、马燧有大功，陛下万一行潜，则宿卫之士、方镇之臣无不反侧，恐中外之变复生也。陛下诚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，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，则天下永无事矣。”晟、燧皆起泣谢。

潘麟长氏曰：恩怨未泯，报复横胸，即颠倒国事，而不顾其根胚于疑忌，故潜得以行之。使俱若泌之言，则君臣握手之欢，未有不终者也。

金孝章氏曰：长源因机进规，其言最直而尽，当必有潜为之融逼者。夫君导其下以恩仇之说，则下之起而相寻于报复，益将

纷纷，且此意既开自人主之胸，则安知其不身先见之乎？于此隳功而酿变，卧榻之旁，皆为反侧子矣。

张说为尚书，操履纯洁，而待物不苛。有为四川监司者，诣说请教，说曰：“川行甚险，州县小官，携妻拿往者，实以躯命博升斗之禄，脱有不测，举家葬鱼腹矣。君辈幸勿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。”闻者感服。

潘鳞长氏曰：今之养尊自重、菲薄小官，反借觉察以见风裁者，读此能无愧于心乎？我朝大学士高拱上言：“国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，惟有民社之责然耳。若夫学仓驿递等官，官卑家贫，一授远官，或弃官而不能赴，或去任而不能归，零丁万状，情实可怜，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，乞视此为例。”从之。此与张公同一德量矣。玄宗时，都督裴佑先下狱，张嘉贞请杖之，张说曰：“‘刑不上大夫。’为其近君，且以养廉耻也，盖士可杀不可辱。臣向巡边，闻姜皎杖于朝，皎官三品，亦有微功，奈何以皂隶待之，今岂宜复蹈前失？”上深然之。嘉贞不悦，退谓说曰：“何论事之深也？”说曰：“宰相，时来则为之，若大臣皆可笞辱，行及于吾辈矣。此言非为佑先，为天下士君子也。”观说之持论如此，信能扶植士气，可以居端揆，而进退天下矣。

狄仁杰在汝南，多善政。一日见武后，后曰：“颇有潜卿者，欲知之乎？”杰曰：“陛下以为过，臣当改之，以为无过，臣之幸也。潜者，乃不愿知。”后叹其长者。

潘鳞长氏曰：吾闻虎生三子，其一为豹，以其不类己也，未及濡雾，而以饷山神；鹤生三子，其一为鹤，以其不类己也，未及顶朱，而投之地下。夫人于同己者，则誉之，惟恐有未当；异己者，则潜之，惟恐其未周，皆是类也。岂知圣贤知过则幸、闻过则喜之心，正不从彼我异同间起见也。若必欲求闻潜我之人，则一膜之外，便相睽绝，是我先成天地间一异物也，将何以立乎

人之本朝？噫！人能持狄公之言以涉世，不亦进退绰然有余裕乎？

金孝章氏曰：宰相为国家者，止欲闻过；自为者，则惟愿知言过之人。用心稍殊，君子小人之分途，辨诸此矣。顾岂知愿闻过者之正所以自为乎？夫相之真能自为者，未有不为国家者也。为国家必思补过，补过必将尽忠，夫然后可以有终焉耳。

李日知在官，不行捶楚，而事集。有令史受敕，三日不行，日知怒，欲捶之，既而曰：“我欲捶汝，天下人必谓汝能掠李日知嗔，受李日知杖，不得比于人，妻子亦弃汝矣。”遂释之，吏感悦，以后无敢犯者。

潘麟长氏曰：昔慕容农有云：尊不迫人于险。当人危急之时，其操纵之势在我，此宽一分，则彼受一分之惠。若扼之不已，鸟穷则攫，兽穷则搏，反噬之祸，将不可及。观李日知释受敕之吏，而又复委曲开诚之者，得是道也。

李勉为江西观察使，人有父病，以蛊道为木偶人，署勉名位，瘞于其阬。或以告勉，勉曰：“彼为父禳灾，亦可矜也。”舍之。

潘麟长氏曰：人子为亲禳灾，亦何所不至，但不可假官之名，刻木瘞阬，虽其事近于邪，要亦一时解免无方，万不得已之极思，于勉何仇焉？推其心又不过，藉一正人君子之名以镇压其邪魔耳。勉矜而舍之，是真能以孝劝化矣。然其识量之豁达，尤不可及。

张齐贤为布衣时，有群盗攻劫聚饮，居人窜匿。齐贤独近前曰：“贱子贫困，欲就一饱。”盗曰：“秀才肯自屈耶？”齐贤曰：“盗者非龌龊儿所为，皆世之英雄耳。”乃取大杯满饮，将犍肩瓜分为数段啗之。群盗相视愕眙，嗟叹曰：“真宰相也。他日宰割天下当念吾曹。”竟以金帛相遗，竟受之而去。

潘鳞长氏曰：吾观群盗识张公于杯酒之间，而且以宰相期之，信非具英雄之眼者不能。至若衣冠而具穿窬之行，斯张公所谓齷齪儿也。

金孝章氏曰：近闻到处有衣冠子弟，俨然为大盗者，岂其人皆英雄乎？乡无美俗，家无善教，积渐使然。又自宰相至于巡抚以下，曾无化导消弭之方，遂使弄刀白日杀人如草。噫！亦大可为寒心矣。有民社之寄者，何以策之？

王旦居政府，客有货玉带于旦者，旦使弟系之，问：“还见佳否？”弟曰：“安能自见？”旦曰：“玉，重器也，自负重而使观者称美，得无劳乎？”又有以古砚献孙之翰者，曰：“此石呵之则水流，其直三十千。”翰曰：“一日纵呵，担水所直三文耳，何用此为？”

潘鳞长氏曰：夫珍奇玩好，上以开贿赂之门，下以通献纳之路，其为官箴之毒多矣。二公独从人情腾沸中出一清冷语，使献者气沮，受者色愧。虽偶尔之谭，所以警贪污，而持世道，岂浅矣哉？

金孝章氏曰：如旦之言，世之所谓陋者也；如翰之言，世之所谓俗者也。人惟不肯安于如此之陋，必欲避如此之俗，则往往明知其无益，而犹且为之。车上舞之辈，过朝市而倍修其容；贵游公子，物价索轻则憎为贱恶，弃而弗顾。人之信耳为目，大都可笑若此，奈之何哉？

寇准知天雄军，契丹使过大名，谓准曰：“相公重望，何故不在中书？”准曰：“主上以朝廷无事，北门锁钥，非准不可耳。”后贬雷州司户，丁谓遣中使赍敕，授以锦囊，贮剑揭于马前，示将戮状。既至，众皆惶惧，不知所为。准方与郡官宴，神色自如，使人谓之曰：“朝廷若赐准死，愿见敕书。”中使不得已，乃授敕。准拜于庭，升阶复饮，至暮而罢。

潘麟长氏曰：读契丹使谓“相公重望，何故不在中书”语，可见士君子在朝廷，则朝廷重；在边郡，则边郡重，其为华夷之攸关非小矣。读莱公对契丹使“锁钥非准不可”一语，不惟壮华国之威，而消逆虏之雄心，其所以起华夷之敬畏者，有自矣。迨贬雷州，值众当惶惧中使之日，公独神色自若，受教复饮，公岂直无怨尤之心？即此一段，孤贞介立于逆顺之间者，更自表表耳。夫如是，而雷阳之竹，能不昂然复萌矣乎！

张咏知益州，因兵乱，官于蜀者，多不挈家，咏乃单骑之任。僚属惮其威严，莫敢置婢。咏恐人有不堪，乃置一婢以侍巾栉，僚属因稍置姬。时在蜀四年，召还，呼婢父母出赘嫁之，仍处女也。又咏一日视事退，有看厅子睡熟，闻咏退，不胜错愕。咏徐诘之：“汝家有甚事？”对曰：“母有病，兄为客未归。”讯之果然。咏翌日差场务一名给之，且曰：“吾后厅岂有鼾睡者耶？此必心极忧懣使之然耳。”

潘麟长氏曰：心事洁白者，其操持尝太严；行谊高卓者，其风裁多过厉，未必能协人情而谐物议也。我朝熊恭简公，抚云南因武功，例有金帛奖众官。公恐不近人情，乃同众受之。及次年还京，始召有司领前花缎贮之库中。此与张忠定嫁婢事同。夫二公之节操诚高矣，然耿介而出之以和平，皎洁而处之以浑厚，不失己亦不拂人，真春风朔雪并行而不悖者乎！至于忠定体恤厅子一节，又天地父母之怀也。

王旦生平未尝怒形于色。一日，家人欲试其量，故以尘投羹中，旦唯啖饭，问：“何为不食羹？”旦曰：“偶不喜羹。”一日，又墨其饭，旦视曰：“偶不喜饭，可具粥。”其不发人过类此。又寇准数短旦于帝，而旦专称准，帝谓旦曰：“卿称准美，准谈卿恶。”旦曰：“臣在相位久，缺失必多。准忠直无隐，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”帝益贤旦。中书有事送密院，违诏格，准以上闻，旦被

责。不逾月，密院有事送中书，亦违诏格。吏欣然呈旦，旦送还之。准大惭谢。及罢，准托人语旦求为使相，旦惊曰：“将相岂可求耶？吾不受私请也。”准恨之。已而除准节度使同平章事，准入谢曰：“非陛下知臣，安能至此？”帝具道旦所以荐意，准，愧叹谓不可及。

潘麟长氏曰：今人不肯真切做好人，只为拼世界不下。惟狂狷拼得世界下，一切赞毁称讥都不管。故孔子取其真乡，愿拼世界，不下一味陪奉。故孟子恶其似。王文正之不行报复类狂狷，寇莱公虽无陪奉之意，然未免拼一官不下，此其所以不逮文正，而自愧叹其不可及也。观此，即做乡愿亦不易得也。嗟乎！量至于使短己之人能引咎自责，此非心乎王室，而急于荐贤者不能矣！

李沆秉钧日，有狂生叩马献书，历诋其短。沆逊谢曰：“俟归详览。”狂生随马后，讪曰：“居大位，不能康济天下，又不能引退。”沆于马上蹴踏再三，曰：“屡求退，奈上未允耳。”

王旦在中书。祥符末，大旱。一日，自中书还第，有狂生在一亭上，指旦大呼曰：“百姓困旱，焦劳极矣。相公端受重禄，心得安邪？”遂以所持径掷旦，中其首。左右擒之，将送京尹，旦遽曰：“言中吾过，彼何罪哉？”

潘麟长氏曰：我朝杨公廷和入阁久无建，白人易之武皇南巡，幸臣窃柄，天下汹汹。有狂生上书数其过，公延生礼，曰：“久当不负良意。”已而武皇崩于豹房，禁从兵悉属江彬，安危俄顷。公密计擒之，人始服公之才量。语云山势崇峻，则草木不茂；水势湍急，则鱼鳖不留。观此则非狂生不足以见三公之量。虽其所指斥未知何如，然亦正不可少也。要必如三公者，后效果足以自明，即被讪诋无愧。苟非其人，亦不得藉口能容，徒为顽钝无耻之流耳。



金孝章氏曰：秉钧之臣，与诸百执事异。一转移，国所视，以为安危；一举止，人所凭，以为得失，非厚重沉密之器，审机识变，不足胜其任也。夫千顷之波，孰与测其浅深；万石之舟，何易论其轻重。彼激之辄起者，其功名可知，功名亦视乎局量耳。

周敦颐判合州，部使者赵抃惑于潜口，临之甚威，敦颐处之澹然。后判虔州，抃亦守虔，熟视其所为，乃执颐手曰：“今而后，吾始知周茂叔矣。”

潘麟长氏曰：昔人《小妓行》云：“春风永巷闭娉婷，长使青楼误得名。不惜卷帘通一顾，怕君着眼未分明。”盖女为悦己者容，士为知己者死固矣。然知己未深，而强与之合，犹着眼未明，而轻与之通，鲜不以钻穴逾墙者鄙之。观茂叔之不轻合于赵清献，必待清献熟视其所为，乃称其知，则是君子之重始进而戒轻合也有以哉。

杜衍知兖州，尝语门生曰：“今在上者，多摘发下位小节不恕。衍于州县官，有累重而素贫者，以公租所得均给之，或谅给以公帑，咸使自足。如此复侵扰，真贪吏于义可责矣。”又曰：“衍历诸州提举安抚，未尝坏一官，其间不职者，委以事使之不暇情；不慎者，谕以祸福，俾之自新，而迁善者众，亦不尽以法绳也。”盖衍为政，不以威刑督吏，故吏民惮其清整，多感化焉。

潘麟长氏曰：圣神位育，功化只在喜怒哀乐平常自在中，无为而成，不须造作，所以谓之中庸。今之操百僚位育之权者，每不念小官之苦，才有寸过，便遭斥逐，又好摘其疵发之，不几与圣神功化之意相悖矣乎？若杜公责之于既足之后，又委情者以事，使之自然不暇，此正得位育之妙，宜迁善从化之多也。特揭此为倚气势而妄作威福、不近人情者戒。

金孝章氏曰：事之能服众者，必本于得人之情。杜公体下如